

1987年春天,我作为上海电影研究小组的成员,随上海电影明星艺术团赴新加坡演出考察。明星艺术团几乎荟萃了上影老中青三代演员中炙手可热的名角,白杨、刘琼、王丹凤、舒适、杨在葆、达式常、何麟、毛永明、张芝华等。这些都是我熟悉的,出乎我意料的是与上影浑身不搭界的“济公”游本昌也出现在演员阵容中。那时,电视剧《济公》刚刚播出不久,依然是街谈巷议、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,大街上,商店的喇叭里不时飘出“鞋儿破,帽儿破,身上的袈裟破……”的歌声,弄堂里,孩子们也一瘸一拐、摇头晃脑、拿捏地模仿着济公。因此济公游本昌突然现身,我确实喜出望外。不过眼前的“济公”已经彻底改头换面,一身正装、发丝烫帖,皮鞋锃亮,见谁都满脸笑容,亲切随和、温文尔雅,很像隔壁的“爷叔”。

本昌将演出“济公”小品的预告,更是吊足了观众的胃口。第一场演出,场内座无虚席。在白杨老师倾情表演了配乐诗朗诵《我见到了新加坡》后,明星和演奏家相继登场,呈献一台精彩纷呈的节目。其中游本昌的小品是最轰动的,他完全是剧中的打扮,一招一式都再现了济公幽默怪诞、滑稽癫狂,一出场就点燃了观众的热情,引发了阵阵掌声和欢呼声,尤其是唱那首插曲时,游本昌一开口,观众们就放声附和,剧场里的热烈氛围,再一次显示了济公的魅力和游本昌的功力。演出结束后,观众久久不愿离去,争先恐后,要和游本昌合影。游本昌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,满脸堆笑,躬身作揖,彬彬有礼满足了许多观众的请求。

“爷叔”往事

许朋乐

第二场演出,剧场依然火爆,观众都想一睹“济公”的风采。游本昌自然明白观众的期待,动情忘我地投入表演。他摇头晃脑,弯腰躬背,腾挪踢踏,边唱边做,既癫又狂,不大的舞台似乎不够他使的。正当观众为他出神入化的表演发出赞叹时,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故突然发生了。那天,作为装饰,舞台边沿摆了一排绿色盆栽,

盆栽下就是一人多深的乐池。游本昌没有留神盆栽掩掩的危险,他蹦蹦跳跳啊,来到了舞台边缘,他上身前倾,提腿往下,竟然踏空,坠入于乐池中。坐在第一排的我和摄影师吴兆馥,目睹了这个过程,刹那间惊呆了。仅仅十几秒的时间,剧场的灯骤然暗了,这是眼疾手快的舞台监督做出的果断反应。绝大部分观众如坠五里雾中,不知发生了什么,黑暗的场子里出现小小的骚动。我惊鸿一瞥后,猛然醒了,赶紧一猫腰,进了乐池,吴兆馥紧随其后,快速来到游先生身旁。凭借吴兆馥用相机上的一缕灯光,我们看到他痛苦不堪的表情。他动弹不得,但神志清醒,轻轻告诉我们脚踝受伤了。我立马背起他,由吴兆馥引着向外摸去。这时有人打着手电来了,带领我们小心翼翼出了乐池的边门,经演出组织方的全力帮助,迅速坐车来到当地有名的伊丽莎白医院,值班护士一边安顿游先生,一边用电话找来了骨科和麻醉科医生。医生诊断,游先生骨折了,需要手术治疗。游先生一听,急了。他告诉医生,翌日的演出票已经出了,他必须登台。一开始,医生惊诧,为难,脚都伤成这样了,不能动弹,怎么演?无奈游先生语气坚定、态度诚恳,再三表示自己可以坐着演。两位医生商量后同意先正骨固定,再视情况制定后续方案,确保他能继续登台。游先生被推进了手术室,我们则被安排在贵宾休息室,享受着咖啡和点心。

第二天,演出准时开场,轮到游本昌上台,舞台中央特地安置了一张凳子,穿着破袈裟、戴着破毡帽的济公单腿跳着,坐在凳子上,宽松的裤管完全遮掩了那条伤腿。一切准备就绪,大幕轻轻拉开,一束追光照着济公,霎时,全场掌声爆发,坐着的游本昌依然摇头晃脑,激情四射,以他独有的功架和表情,分寸得体地演活了济公。整个节目一气呵成,很少有人发现他坐着演的秘密。

当然,墙总是透风的,记者很快捕捉到了这条新闻,用感动赞扬的语句披露了这个秘密。这非但没有影响演出,反而提升了观众的热情,人们称道他的演技,对他的艺品操守也十分敬佩,话题里更多了一份真情,场子里自然坐得满满当当。

那次演出十分成功,济公独领风骚,占尽了人气。从新加坡回来,在与游先生相拥告别时,他使劲拍了我,给我一张我俩的合影,反面亲笔写着:患难见真情,永远的兄弟!现在,我只想把这句话一改,回敬给游本昌:“《繁花》现真功,永远的爷叔”。

以往住石库门时,楼下的邻家有三个儿子。记得那时老大刚工作,老二已上技校,老三好像还在读高中。他们家是立好规矩的,每天晚饭后,由三个儿子轮流洗碗。石库门的灶披间和水槽都是公用的,因而,他家的规矩,邻居们都晓得。

某日,突然发现,他家破“规矩”了。先是老大出来,不声不响的,洗了一副碗筷回去了;接着老二老三如法炮制;再接着,他家妈妈端着一只大镬子出来,里面擦着餐后的碗碟,爸爸又送了几只盘子出来,一并放进水槽里。邻居笑问:你家今天怎么啦?洗一次碗,全家出动。妈妈没好气地说:“三只‘小鬼头’为了汰碗盏的事体吵起来了,他们各扫门前雪,只汰自己的,哪能办?只好由我来收摊头。”是呀,孩子们可以任性,可以“罢工”,当爹妈的不行,必须承担,必须辛苦,必须收摊头。所以,现在的有些年轻人不大愿意当爹妈了。呵呵,有点扯远了。

朋友家买了一台洗碗机,其实不常用。通常只有在碗盏比较多的情况下才会使用。还有便是,她好客,烧一手好菜,经常会以家宴待



你家谁洗碗?

周珂银

客,宴请后要清洗大量杯盘,洗碗机便派上用场了。所以,有一次她向我吐槽她老公:“真弄不懂,有时候他一人在家吃饭,就两三只碗,也要开洗碗机,一个多小时,搞一个流程,有啥意思,还费电,就那么讨厌洗碗呀!”不过,据我所知,不情愿洗碗的确实大有人在,那三只“小鬼头”不就是吗?

然而,也有特例。上世纪70年代,我父亲在湖北随县部队工作,我曾在当地一所学校借读。班上有一个农村女孩,因为长期缺少油水,常常感到饥饿难耐。她说家里只有每天晚餐的菜里才会放点油,所以她每次总是争着洗碗,因为在洗碗的时候,手上滑唧唧的一点油腻感,会让她有画饼充饥的想象。这样的喜欢洗碗,让人难过。

嘉敏是我们一伙中性情最好的。每次聚会排时间,她总说随便你们,反正我都有空的。一个人怎么会都有空?显然,她对朋友是迁就的。但是,她对她老公就不那么

迁就了。一日,她约我茶餐厅小酌。便开始数落起老公:“我俩最近在冷战,三天不说话了。本来好不容易安排的旅游,因为他的一个发小从国外回来,要碰头,他也不考虑我商量,就取消了,怎么就不考虑我的感受?”我正在专心啖虾,没接她话茬。她又说:“叫他去电影院看一场电影,他说有啥好看的,以后电视上都会放的。电视和电影的效果能一样吗?同这种人一起生活一点情趣也没有,还不如……”我突然想起了什么,插了一句:“你以前不是说过,你老公蛮体贴人的,你家里的碗都是他洗的。”仿佛一壶沸腾的开水里兑进了凉水,嘉敏不响了。须臾,才轻轻地说:“这倒是的,家里的碗一直是他洗的。他说洗碗蛮伤手的,女人的手要保护好。”我发现,嘉敏说这话时的眼神和语调都变得温和起来,想必回家后的她不会继续冷战了吧。

“四方食事,不过人间一碗烟火”。洗碗,便是家庭的烟火,是生活中最日常的家务活。寻常琐碎的小日子,需要有暖心的烟火气绵延。而那个一直愿意为家里洗碗的人,无疑会唤起人们对家的眷恋和温情。所以,我一说“洗碗”,嘉敏便“中招”。

如今,随着语文课本里,鲁迅的作品并不多,初中是8篇,高中才5篇,但都是精华,也适合学生阅读。如初中课本里选的反映童年生活的散文和描绘乡镇生活的小说,都能帮助学生对时代和社会深入了解;而选入高中课本的几篇杂文和小说,更是有着深刻的内涵,对学生理解历史、社会和人生是大有裨益的。



对鲁迅作品的教学,老师们都是很认真的,学生也都用功。但正因为考虑到它深、它难,总想多“挖掘”些,反而把精力较多地放到补充资料和拓展思考上去,对课文本身却放松了。不要说“熟读成诵”,像《祝福》这样的课文,能流利地带着感情通读下来的,怕是不多。

要读作品,特别要朗读

——中学生学习鲁迅略谈
过传忠

这里,我要特别提一下我们语文教学多年来普遍存在的一个薄弱环节——不重视朗读。一般课文都读得很少,像鲁迅作品这样难读的课文就更有“望而却步”了。

朗读是干什么的?语文界老前辈徐世荣先生曾说过:“朗读就是把书面上写的语言变为口头上说的语言,把无声语言(文字、文章、文学作品)变为有声语言——更能表情达意的口头活语言。”

语言是词汇、语法、语音三者的结合体,书面上写的语言,由于缺乏语音的语气、语调、语势、语感,严格地说,是不完全的。只有把它还原到语音,才更能表情达意,才能增加活力,具有跳跃着的生命力。这正是朗读的责任。

朗读不只是说准普通话,更不是拿捏说调玩弄表演腔。它必须深入理解作品,并准确地把作者融注在文字中的思想感情传达出来,才算完成任务。这种“还原”的技巧和能力,如同学游泳和骑自行车一样,是必须反复操练、实践、循序渐进、持之以恒的。而中学阶段,正是学习、锻炼、掌握和提高朗读能力的最好时机。

朗读的灵魂是交流,话是说给别人听的,不要只是一个人埋着头读。课堂内外,师生之间,同学之间,都可以互听互议,共同探讨。

现在学朗读,环境、条件都比以前好多了。除了向师生中的能者学之外,有关朗诵的培训、演出、比赛、考级,各项活动相当活跃,特别是电台、电视荧屏,朗诵节目影响更大。而且,只要有手机和电脑,要收听收看朗诵的音频、视频,更是机会多多。说起朗诵鲁迅作品,有心人不少。上海鲁迅纪念馆就有不少“云资源”,能提供有关专题的朗读内容;而上海教育音像出版社也即将出版《鲁迅作品朗读》的音像出版物,对象就是中学生,请不要错过这些好机会啊。



云顶天宫

申然

2023年12月29日清晨,上海出现极为罕见的冬季超低温平流雾。

平流雾是当暖湿空气平流到较冷的下垫面时,下部冷却而形成的雾。多发生在冬春时节,以北方沿海地区居多,能将城市中的建筑物“缠绕”其中,使身处地面的人们觉得如临仙境。平流雾和空气的水平流动是分不开的,只有持续有风,雾才会持续长久。如果风停下来,暖湿空气来源中断,雾很快就会消散。

12月29日前夜,上海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,我便提前给无人机充好了电。第二天一早醒

来,窗外果然雾蒙蒙的,于是我来到北外滩的一处停车场,起飞了无人机。

起初,遥控器显示屏画面白茫茫一片,什么都看不到,但当无人机升到150米的时候,陆家嘴的建筑开始出现,随着高度的提升,越来越多的高楼顶部出现了,在阳光的照射下,这些云端的建筑很有质感,让这一场景格外梦幻。画面中除了能够看到东方明珠和陆家嘴三件套,还有大量银行的Logo,不愧是陆家嘴金融区!于是我赶紧拍下了这张照片。

七夕会

摄影

爱好,划出一段“现代文学”的岁月范畴。我其实自有心得,检视20世纪前半叶,新旧文化化的抵触与交融,从五四

“漫山遍野,皆可是我”

任芙蓉

时期,到上世纪40年代,镌刻着划时代印迹。其时留存下来的文学遗产,无不历经若干轮淘洗,比如,1949年到1966年十七年的测试,1966年到1976年十年的颠覆,1978年以后的甄别。如此过关斩将,居然未能湮灭的锦绣文墨,货真价实,端的可以判定为“经典”了。这些瑰宝,显然会给一长串书目。它们留给文学的感染与滋养,一定会长存于世。我有一截金丝楠阴沉木,让木匠做成书档,又想了两口口水话,请人刻上去:你只有读,你才会中;你只有写,你才会读。可以解释为,读熟了划定时段里的精粹,你大约就会写了;当你写出一些令人会心会意的文字,便也就学会了如何在阅读中辨别浮语虚辞。如此,无论登载劣质文章的刊物有多显赫、作者的名头有多响亮,你读几段,甚至耐着性子,再读几段,只要看出句子平铺直叙,或者故作新意,或者同一个字眼近距离反复撞见,或者词不达意,或者“的”“地”“得”不加推敲,或者“的”“了”频繁亮相……尽管都是“小毛病”,但你完全可以断然中止阅读。我们当然无权苛求撰文的他人,但我们能够约束阅读的自己,文字的美妙与暨脚含糊不得,语言的上乘与浅陋混淆不得。

小青年问我,老师,您说您买书多、读书少,现在还买书吗?我据实相告,年纪一大,脑子变懒,已久不读书,时而翻翻书橱,择书只为扔弃。当然尚有手痒之时,比如前些日子,读陈歌耕文章,此君“巧言令色”,大谈读书何等意趣盎然。又见他推许唐德刚,并被一节引文蛊惑,遂醉酒下单,买了唐氏《五十年代的尘埃》。无独有偶,几天又赶一巧。深夜看手机,一位朋友从她黑龙江旅游客舍,发来王鼎钧一则旧文,一读入迷,竟仿佛与久远的岁月相识、相知。睡意全无,索性倚枕网购王先生“回忆录四部曲”一套。付罢书款,方获安生。

从上海回家数日,获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见告,《2023年年度散文50篇》辑入我的《叙事》。这一遴选项目,采用推举、评选方式,2022年肇始首届,挑中我的《腊肉》。连续膺选,自是快活。又似乎福分不浅,旋即接北师大学女性文学工作室知照,《2023年中国散文20家》收录我的《母亲》。家长里短的文章,能得到“学院派”认可,沾沾自喜中,又有佳音传来,我的《父亲》一文,由《散文海外版》2023年精品集》吸纳。此前一月,花城出版社《2023年年度散文选》亦已收入《父亲》……

曾读《文学自由谈》一篇文章,结尾处,述说有人询问钟叔河老人:“你去世后,想用哪句话作为墓志铭?”钟老双目炯炯:“不需要的啊,等风一吹,漫山遍野,皆可是我。”字字帅气透顶,岂不是洒脱无比、风雅至极的墓志铭吗?我等芸芸众生,张口所言,转瞬即逝。唯一遗存的可能,便是变成文字,出版问世。这等于说,哪怕人已仙游,你的文字会帮你,让往昔有迹可循。以此类推,但凡自己的文章入选家法眼,并由他们费心印制成册,便无疑锁定一款妥帖的方式。或许某一天,你自愿或无奈封笔,载有你意愿的选本,便会如同你一口棺材,成为一重“保险”,助你避免销声匿迹。哪天如有人闲来无事,触动书页,兴许就掀开钟老预想的蓬勃:“等风一吹,漫山遍野,皆可是我。”